



2004年3月，在美国印地安娜大学拜访奥斯特罗姆教授（右）



2010年4月，陪同奥斯特罗姆教授在美国科罗拉多州讲学

## 深切缅怀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

○ 王亚华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是我在美国的访学导师，她是我十分敬爱的老师，多年来深深影响着我。2009年，我在美国亲历她获颁诺贝尔奖，见证了她学术生涯的高峰；在美国的研究所朝夕相处，目睹她活跃于研究和教学，在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行。一年前，她还访问北京发表数场精彩演讲，与我们相约以后每两年来一次中国。2012年6月12日，她溘然长逝，一起的时光不可再期，只留下往事追忆，无尽哀思在心头。

埃莉诺在制度分析和公共政策、集体行动理论、公共资源管理、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大影响。我认识埃莉诺，始于读她的著作。2000年，毛寿龙教授组织出版了“制度分析与发展译丛”，系统介绍了奥斯特罗姆学派的成果。在《公共事务治理之道》一书中，她直面人类的集体行动困境，利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雄辩地论证了

人类的自主治理何以可能。当时正在写博士论文的我，被其书中浓厚的理论色彩所吸引，其“多重嵌套制度”的思想启发了我关于水权理论的研究。

2004年初，当博士论文基本完成之时，我赴北美游学，在朋友引荐下，前往印地安娜大学拜访埃莉诺。那是3月的一个早上，她在办公室与我会面，很和蔼地询问我的情况，带我一起下楼去参加一个小型研讨会，然后介绍我认识她的几位博士学生，还特意安排我与他的丈夫文森特见面。奥斯特罗姆夫妇的大师风范，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2007年，奥斯特罗姆夫妇访问北京，期间到清华参加国际经济学年会，我陪同她们夫妇有几天的时间，有很多的交流，她对我的水管理研究也很有兴趣。回美国后不久，埃莉诺来信问我，是否有兴趣去她们研究所访学，我当然非常乐意。在她的提名推荐下，我获得了2008年度的“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Elinor Ostrom), 1933年出生于美国, 1965年获得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学位。1966年开始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系任教, 1974年晋升为教授, 从1973年起担任政治理论和政策分析研究所的共同所长, 1984年起兼任公共与环境事务学院教授。她还是美国亚里桑那州立大学制度多样性研究中心的创建者。1991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2001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曾任美国政治学协会、公共选择学会、中西部政治学协会和公有产权研究协会的主席。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作为政治学

家和公共管理学家, 在制度分析和公共政策、集体行动理论、公共资源管理、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研究成果, 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大影响, 并因此获得众多学术荣誉。1996年获得美国政策研究组织颁发的杰出妇女奖, 1997年获得具有世界声誉的弗兰克·E·塞德曼政治经济学大奖, 2005年被美国政治学协会授予詹姆斯·麦迪逊奖金, 同年还获得美国生态学会颁发的可持续科学奖金, 2008年成为首位政治学领域的威廉姆·H·锐克奖获得者。2009年10月, 她与奥利弗·威廉姆森共同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成为历史上首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

中国学者奖金。

从2009年8月起, 我赴印地安娜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访学。整整一年的时间里, 在那里系统学习奥斯特罗姆学派的理论, 在她的指导下开展了几项研究。与大师同游, 有一种徜徉在学术殿堂的舒畅感, 她的为人为学温暖在心。2009年10月, 埃莉诺成为首位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我在研究所目睹了获奖前后的过程, 成为一段独特难忘的经历。回国后, 我与清华师生多次分享过这段访学经历, 也多次系统介绍埃莉诺的学术思想。就在她去世的前一周, 我还在清华给学生讲授她的“多中心治道”。在我的心里, 虽然远隔万里, 她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 她的学术思想始终同在。

埃莉诺上次来中国还仅是一年前的事情。2011年的5月初, 十天的时间里她访问了中国六所大学。5月9日, 我陪同她做客清华论坛, 发表了“诊断社会生态系统”的演讲。次日在中国政法大学演讲, 之后在幽泓、建勋和我等一行的陪同下去游览长城。那天风和日丽, 她在长城上兴致很好, 我们愉快地边走边聊。临走的时候, 我对她说: “我们最后合影吧!” 她幽默地反问: “你承诺是最后一张?” 我知道这是她离开中国前的最后一次合影了, 但没想到这竟是最

后的纪念。

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从她来访的弟子那里, 得知她被查出了癌症, 开始接受治疗。虽然担心, 总觉得美国医疗发达, 通过治疗病情应该可以控制。特别是3月份, 我的一位同事去伦敦开会还见到了她, 说明她还可以远途旅行, 病情应该不至太坏。但是没想到, 癌症这么快就夺去了她的生命。记得2010年4月, 我陪同她去科罗拉多州讲学的途中, 她告诉我还要再工作二十年, 当时我深信不疑。因为她的丈夫文森特差不多工作到90岁, 那时她77岁, 以她的身体和精神状态, 应该可以继续工作很多年的。现在回头来看, 这才仅仅两年! 在人生和事业的高峰之际, 她的生命就这样戛然而止, 这是学界巨大的损失, 令人心痛惋惜。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 奥斯特罗姆夫妇这对学术伉俪, 缔造了学术界的一段传奇, 开创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派。1965年, 他们一起来到印地安娜大学, 白手起家, 1973年共同创办了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在几十年的时间里, 他们培养了上百名博士, 桃李遍天下, 接待访问学者数百名, 将研究所的名声和学术思想传播到世界各地。2010年9月, 在印地安娜大学的研究所, 师生共同为文森特庆祝90大



2011年5月，奥斯特罗姆教授访问北京期间游览长城合影留念

寿。在吹蜡烛许愿的时候，文森特吃力又不失俏皮地说出“99”，我们都开怀大笑，衷心祝福他长寿。相对于文森特，埃莉诺那时神采奕奕，谁曾料到她会走在文森特前头。在她去世前的一个月，印地安娜大学校董事会做出决议，以奥斯特罗姆夫妇的名字命名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Vincent and Elinor Ostrom Workshop in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cy Analysis），这是对他们夫妇贡献最好的纪念吧。

埃莉诺留给世界的，有博大精深的学术遗产。她和丈夫开创的多中心治理的思想体系，将对社会治理和政策研究继续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在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更加凸显价值。她关于自主治理的学术思想，是对人类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思想贡献。她提出的一系列集体行动的理论，是后来者继续研究人类社会合作治理的重要基础。她关于制度分析理论和制度多样性研究的卓越工作，启发了世界范围内制度与人类行为深层机制的研究。她构建分析复杂系统通用语言的尝试，正在开启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将会引领公共事务研究的新方向。

埃莉诺留给世人的，还有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拥有国际声誉的学术大师，埃莉诺的为人治学令人敬仰。她热爱学术研究，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科学研究事业。她对理解人类行为怀有极大的好奇心，为了探究

人类合作的内在机制开展了跨学科的长期努力。她拥有自强不息的可贵品格，一生之中挑战了很多困难险阻，不断追求新的人生高度。她治学极为勤奋，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几十年如一日。她生命不息，工作不止，就在她去世的前一个月，她还在研究所继续坚持做研究。作为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女性，她的非凡事迹激励过很多学者特别是女性。今年4月，她入选《时代》杂志2012年度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第19位），她的卓越人生必将鼓舞和影响更多世人。

埃莉诺留给我们的，更有深沉的爱。她深深地爱她的丈夫文森特，爱她们共同创立的研究所，爱她的同事和学生。她视研究所为家，将包括诺贝尔奖金在内的平生大部分收入，捐献给了支持研究所运转的基金。她待人十分真诚平等，大家提出的要求她总是尽量满足。我在研究所访学期间，看到她无论多忙多累，总是花时间耐心细致地与学生交流。她热爱教学，总是把授课作为最优先的工作。2009年秋季学期伊始她荣获诺奖，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高薪邀请，她一概谢绝，坚持为我们授课，仅仅由于奥巴马总统邀请当年全美的诺奖得主在白宫聚会，而缺席了一节课。获得诺奖之后的两年，她在印地安娜大学的授课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变得更多，她视教学为一种“荣誉”（Honor）。

埃莉诺的七十八载人生，是一次漫长的学术之旅。她孜孜不倦，上下求索，最终达到了学术辉煌的顶点。她度过了快乐幸福的一生，圆满成功的一生，给社会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对世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埃莉诺的学术人生值得永久纪念，并激励后来者不断前行。

伟人虽逝，风范永存！

愿老师安息！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作者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情研究所副所长）